



正蒙補訓

利



江青  
威肅

正蒙補訓卷之三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按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祭禮引用不拘本旨。樂記云。此之謂大當。又云。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孝經序云。至當歸一。所行無一不當。方為有德。百事皆順利。謂之有福。中庸無入不自得。無入猶無往也。得其道。即至當。不易得字。從德字生出。

旨此言人當有德以致福也。重德不重福。以至當起。以得道結首。

小圖  
威肅

尾相應。○禘引祭統樂記之言。以明已意。非為釋經。

○謹人有德而後有福。福不可倖求。貴於修德耳。凡事合理。至當不  
易。是謂有德。百事順利。無不通。是謂有福。德者乃福之根基。福者  
乃德之所致。以德致福。無往而非百順矣。故君子樂得其道。凡事  
必底於至當。不求福而福自至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按易上傳云。易簡之善配至德。言易之理至易至簡。配乎乾坤之  
至德。引用不拘本旨。○循字自中庸率性率字來。○易簡之理本  
至善。人能得易簡之理。則合乎至德。非別有所配。

○旨此承上文道德二字推言之。重德故引易歸在德上。

○講夫樂得其道而為至當之德者。何也。蓋循天下之理而行。謂之  
道。道猶路也。得天下之理。謂之德。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故易  
曰。人能得易簡至善之理。則合乎至德而無間矣。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按神化篇云。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大德敦化。然後仁知一  
而聖人之事備。此與前篇同意。○張子將敦化二字。拆作兩意。敦  
貼仁。化貼知。與中庸本旨不同。化謂神化之化。

○旨此承上文德字而言。大德小德之分。小德在大德中。唯大德能  
敦厚。故小德如川流。

○講夫德有大小之分也。大德敦化。由於仁知之德合一。仁體知用。

厚而且化也。小德如川之流，靜深有本，而以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按閑者物之闌也。器字從閑字生。大德不踰閑，規模已定。藏器待用，故謂之器。遇小節目處，隨宜用之，不以一器拘矣。此與論語解大異。出入可謂或出或入，無不可。

旨此引子夏之言，以申大德小德之義。從敦化看出器，從川流看出不器，是斷章取義。

講子夏有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蓋謂大者成器而有定體，則小者不器而無定用矣。有大德者可兼小德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按人皆有理為性，有形為質，而皆可為德。有性以具道，有質以體道，行道有得，無難也。

旨此又釋德字之義，人皆可有，所以致勉。承上文言包大小在內。

講德之為言得也。凡人皆有性質，以之行道而有得，皆可謂有德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按易上傳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張子只說德，故遺上句。過去即化，不執其所有，不凝滯，即是不有。其知細密而能日新矣。

旨此承上文而推言德之盛也。下明日新之意。執德不宏，何以日新。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到知之細處，則能隨事處中。因時制宜，所以日新而德盛。

講易云：日新之謂盛德。蓋所見者一過而不復，有毫不凝滯於心。其知至細而應用無方，故能日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按天地合德四句，見乾文言。張子引來，逐句釋其義。與易本旨不同。浩然無害，天地同流，見孟子。浩然無害，可塞天地，故與天

地合德。照無偏係，則無不照臨。故與日月合明。與天地之氣化同其流行，故與四時合序。酬酢自然，無所倚着，當吉而吉，當凶而凶。故與鬼神合吉凶。下合德合明，包合序合吉凶在內。易云：神無方，易無體，借用方體二字。無我者，不存一己之私見。

旨此承上盛德而極推之。以易四語為證也。說到無方體無我，德之盛可見。無方體無我，與上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亦相照。

講夫德之盛者，難以名狀也。浩然剛大而無所害，則與天地合其德矣。明照無所偏係，則與日月合其明矣。與天地氣化同其運行，則與四時合其序矣。酬酢萬變，因物而不倚，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夫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如此，然後其德神妙不測，無方所無。

定體無方體然後能忘乎我而不執一己之私見也。德盛者當如是。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按禮器禮運禮記二篇名。以禮為器。藏之於身。而用無不利也。禮運語其達。包德字在內。成即器之成也。禮運之達。禮器之成。即體與用之道。成為體。屬器邊。達為用。屬運邊。大人之事備。借用孟子語。禮器屬大者。能於小者。不拘泥。孟子云。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大人弗為。此言若拘泥。則有非禮非義。不泥於小。則無之矣。

中庸云。君子而時中。時中正與非禮二句反。

旨此承上文。而申言大者器小者不器之意。以禮運陪禮器說。重在器上。借篇名以見意。非為釋篇名。禮字輕帶。本言禮器。而及禮運。有器而後運也。下文言器不言運。不泥於小。即所以運。補註欲於用無不利上。加禮運則三字。甚有見。愚意必如此。下文方好承接。

講夫以大德不踰閑。為大者器。以小德出入。為小者不器。其說何也。蓋禮記中有以禮器名篇者。禮謂之器。則藏諸身而無所不利也。其謂之禮運者。語其德之運。而無不達也。其謂之禮器者。語其

器之成也。達與成乃體與用之道。成爲體而達爲用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成而兼運。不泥於小者。則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信其無矣。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而豈有非禮非義乎。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其斯之謂與。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按上云禮器不泥於小。已有大字意。此又補出修性卽復性之謂。小成與大反。運則化者。運行則有變化。體信以達順。禮運中語也。樂亦無不至。樂音洛。順則有和樂之意。禮運又云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飽也。此云達順而轉說到樂上。作禮樂之樂。亦一說。但下文不合。

旨此承上文禮器禮運而申言之。器屬大德。運屬小德。禮字帶言分別處。只在器與運。

講觀於器與運。而愈知大德小德之義矣。禮云成器則大矣。其能修性而非小成者。與是大德不踰閑也。禮云運則能化矣。能達之無不順。而樂亦無不至焉。是小德出入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按有素作素有看。便明。慊心是用大學自慊來說。

旨此承上文推達順樂至之意。行無不慊是達順。樂莫大是樂至。講達順而樂至。可以孟子之言證之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



萬物之理皆素有於我性中也。反身而誠，善則實得，惡則實去。所行無不快愜於心，則其樂莫大焉。可知達順之樂矣。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

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愜於天下。  
按禮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孚，主感孚言。○修己以安人，帶過語。引起不安人。○愜，哀公問篇云：愜乎天下，愜至也。不作怒字解。

旨此反言不能成德也。上言德不成，不足以孚天下；下又幹入一層，見妻子且不安，况孚於天下。

講夫成德者，固可以孚天下也。若未能溫然如玉，則不足以成其德。未能成德，則不足以感孚乎天下也。夫修己，即可以安人；修己

而不能安人，即妻子且不安，况可愜於天下乎？此所以不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按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原是申不願乎外意。此又加盛字，見能正己則至於盛也。○盛猶極也。

旨此承上文而補足其意。德不成，固不足以孚天下。然修德原不求乎天下，而天下當自孚也。

講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乃不願乎外之極。其盛者與。若己不正，而不求，雖曰不願乎外，未為得其道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

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按仁道有本。己身即本也。譬字包取字。取譬於身。乃為仁之方。聖人之才。當兼有位以展其才。弘其道。弘仁之道也。此節詳見論語。

旨此言為仁之方。在推己及人。見非舍己求人。乃推己可以及人。講論語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蓋仁道有本。不外己而得之。取譬於身。推以及人。無不立達。乃其方也。倘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俟有聖人之才者。乃能弘其道。如此不然。但循其方以求仁可耳。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按表記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陳氏謂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所能行者為法。不制以己。故民知致乎此而勸勉。不及乎此而愧恥。此與禮文相反。

旨此承上近譬而言。不能以己推人。則不得求仁之方。

講求仁之方。必推己及人。故聖人之制行。不啻以己。若於制行之際。只知有己。不知推乎人。則於人扞格。非所以同乎人矣。奚可哉。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按物以人之大公言。己即制行以己。必物之同。物之是。方見同。若制行以己。則異且非。

旨此與上文相連看。所以明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人之意也。因

同異增出是非字。

講必以物之大同者方為同，專以己則獨異而不同矣。必以物之公是者方為是，端以己則有非而無是矣。此聖人制行所以不以己而必同乎人也。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按易同人象傳云：聖人為能通天下之志，咸象傳云：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張子引來合說：通者相通而無間。和平天下是倒字，謂和平乎天下，因感人心而天下乃和平也。莫盛於感人心，言其感人心最盛。

旨此承上文同乎人而引易同人咸卦之象傳以明之。能通天下之志為能感人心，此句提起下乃言其實同乎人而無我，通天下之志也。和平天下為能感人心也。

講聖人何以同乎人也能通天下之志為一者為能有以感動乎人心。蓋聖人同乎人之志而無我之私，故能和平乎天下。其感人心為最神，莫有盛於此者也。於此見同乎人者必有以感乎人矣。道遠人則不仁。

按道遠人即中庸之為道而遠人也。忠恕違道不遠，遠人則不能忠恕而何以為仁。

旨上文言同人通志已有忠恕意，故此引中庸言為道遠人則不

忠恕而不仁也。

講觀於同人通志，可以識仁矣。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能推己及人，其不仁可知矣。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按易簡理得知幾，利用安身，俱見易大傳不疑其所行，見坤文言。經正見孟子達道前定，豫立見中庸。易簡理得只是言其至易至簡之理，不必深言乾坤知幾是知其微細處，亦不必言先事見幾。經常之道卽達道。以道則前定，以事則豫立而不疑其所行矣。利用安身，申說利其施用，以安其身，不疑所行，則用無不利。

旨此承上道遠人而推言之，能行達道則不遠人也。達道通乎人我。襍引成語，意自貫串。易簡理得知幾，屬知經正道行，屬行利用安身，言其效利用則可以同乎人而感人心。

講所謂道者，五達道是也。人能得易簡之理，則能洞知幾微。知幾然後經常可以得正。經者何也？天下之達道五，其卽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能前定而不窮，事能豫立而不困。行之天下，何疑阻之有所謂利用安身之要，蓋莫先於此矣。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按易序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卽措置意。孝經云：天之經

此天經只是上文經正之經。出於天，故云天經。性乎天經，然後仁義行。性即堯舜性之之性。仁義行，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旨此直接上文經正道行說來，而推出仁義一層意。天經之肫然為仁，秩然為義，不必分貼君臣為義，父子為仁，父子君臣上下，即天經禮義可包仁在內。

講所謂經者，乃天之所叙也。人能性乎天之經，然後仁義自然而行。故易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置。正謂此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支而動以變。

按前動物篇有通極於道，通極於性之說。此通極其性相類。通者通達無間，仁本於性，通徹而極其至也。致養是借用易萬物

致養字。致字不甚着力，猶言得其養也。致行之致有力。文以理

之燦然見於事物者，言靜內歛，主乎安；動外應，主乎變。

旨此承上仁義而推言其妙也。

講天經由仁義則動靜無不宜也。仁能通極而無間，故能內致其養而靜以獲安；義能致行其知而無遺，故能外盡其文而動以善變。蓋行仁義者如此。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按義為仁之動而應物者，主剛方裁制，言流如水之流而不返，謂偏於義。偏於義則慈愛不足，故傷仁。仁為體之常，言其體有常主，惻怛慈愛言過於仁，則裁制不足而害於義。義為仁之動，仁

只言體之常。語有分辨。仁較重。

旨。上分言仁義。此互言之。以見其相須而不可偏。張子此數語極精。

講。仁義固有動靜之分。究之非二也。義只是仁之動用也。義不離仁。若流於義者。於仁或有傷。不可也。仁乃體之有常者也。仁包乎義。若過於仁者。於義或有害。亦不可也。仁義不偏。庶為盡善耳。

###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按。恒大象云。君子以立不易方。方非方所。謂事理當然之則。未嘗指言仁。張子以為方即仁。不變易即能安也。

旨。此承上文仁體之常。而專言仁義在言外。

講。恒卦大象云。君子立不易方。立不易方者。其即安於仁而已乎。

### 安所遇。而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按。易上傳云。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本義云。隨處皆安。無一息之不一。仁故不忘。濟物之心。而仁益篤。仁主於愛。愛有常心。而不變。則其仁為敦厚矣。能愛以在己言。被愛是推言。到得物被常愛。尤見能愛。

旨。此承上文安仁。而引易以申明其意見。安仁者之能用愛也。

講。安仁之義。又於易見之。易云。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蓋安於所遇。而敦篤其仁。故其愛有常心。而不變。愛有常心。則物亦被其常愛。而不衰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按大海無潤。謂無意於見潤。至仁無恩。謂無意於施恩。非真無也。集釋云。海鹹本無潤。暘者借以聊解。誤甚。因暘者借潤而見其有潤。因不足者望恩而見其有恩。易安土句。上有樂天。知命故不憂一句。故合樂天安土言。不累於物欲。只是言無私心。有心市恩。卽是私。

旨此承上敦仁能愛而言其無私也。借海以喻仁。下以不累於物足其意。

講仁者之愛有常心。而非出於私也。大海無意於潤物。因人之暘者借其潤。而乃見海之有潤。猶至仁之無意於施恩。因人之不足者求其恩。而乃見仁者之有恩。然在仁者亦只樂乎天。安乎土。隨所居而安。一毫不累於物。非有所私而市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按禮哀公問篇孔子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張子所云保其身卽有其身也不擇地而安卽安土也。所達者大卽樂天也。成性成身卽成身也。全照禮文不用別解。所達者大樂乎天理則上通於天。達亦通達無間之意。中庸達天德。

之達。

旨此因上文愛人及樂天安土云云而引禮文以證之。無甚深意。講仁者固能愛。然非徒有以及人而已也。蓋必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而無患。保其身則不須擇地而遇土。即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而與天無間矣。其大能達於天。則成性以成其身矣。可見能愛者。即能樂天安土者也。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按論語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原不分貼怨尤。此分貼。是張子所見如此。

旨此承上文上達樂天而言其不怨。因以及下學之無尤。意重上

句。然必先下學而後上達。先治已而後能樂天。却是近裡說一層。

講大達於天。是上達也。上達則樂乎天。樂天則不復怨天矣。上達必由下學。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暇尤人矣。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按易上傳云。遂知來物。以筮言。此是借用其語。泛言知方來事物之理也。利用。即易利用安身之義。通晝夜。即易上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私其身。有二說。一謂無私累於其身。一謂不私其身。兼之愛人。上說為切。易乾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又大象云。君子自強不息。成之於天。謂成其為天德。



旨此承上文樂天而言聖人成德之事。知來物只是精義。利用即是利用安身通晝夜之道。則於人世吉凶禍福之道皆看得透徹而無所惑。故能樂天。以利用引起樂天。利用而後樂天也。聖人成德正是能樂天者。身無私累。乾乾自強。與天之行健無異。所以成其天德。

講上達樂天。乃聖人成德之事。未易言也。人若不能知來物。則不足以利乎用。不通晝夜之道。則未足以樂乎天。聖人務成其德。不以私欲累其身。故乾乾自強不息。所以成其爲天德。與天無間而樂之也。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

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按論語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君子卽指孔子。自謂不能。卽豈敢之意。其實聖無不能。過人。過乎人也。不過人。則其能小。與人相較。而爭見其能。旣爭。則必病人。而忌嫉之。是亦驕吝相因之意。大謂能之大。而與天地合其德。自然不見其能矣。

旨此承上文成之於天而言。聖人之成德也。無不能而自謂不能。是正意。能不過人。反言以形之。末二句又繳正意。

講聖人之成德。成之於天。其與天地合德可知矣。君子於仁聖之德。爲之不厭。以之誨人。亦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正所以爲能也。

凡小能不過乎人。故與人爭見其能。且以己之能。病人之能。若能之大者。則與天地合其德。自不見其能。故自謂不能也。聖人之成德。蓋如此。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按君子之道。猶中庸以道言。不粘滯。君子達諸天。其大通乎天也。淆諸物。舊說以混於物欲言。愚意只是錯襍。而見諸瑣屑之物。聖人豈一一求其知。故云不與。謂不與其知也。大人卽聖人。對天言聖人。對夫婦言大人。文法小異耳。

旨此承上文。聖人不自見其能。而推言聖人有所不能。必如此類也。若成德之事。聖人豈有不能乎。

講聖人無不能。而不自見其能。然求聖人之所不能。蓋亦有之。如中庸所云是也。君子之道。大而通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又如夫婦之智。淆襍於事物之細。故大人有所不與。然其與天地合德。固不以此加損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按天之聰明。謂天性之聰明。天字緊貼性字。

旨此因上文。夫婦之智。與聖人不同。而推言其義。夫婦亦稟受天之聰明。故有智。淆諸物。故不盡聰明之用。聖人成德。聰明之盡。有所不與者。不害其爲盡。蓋瑣屑不必與知者爾。

講夫婦之智。淆諸物。大人何以不與知也。匹夫匹婦。非稟受天性之聰明。則不成其為人。但淆諸物而不能盡。若聖人則天性聰明之極。其盡者爾。故於淆諸物者有所不與。此大小公私之別也。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狗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按去與狗分兩邊說。大人於物。容之而弗棄。愛之而弗狗。此如天之道然。天之養萬物。非有心順理而已。故為直代天理物。以人君言理治也。曲成。頂無去。不害其直。頂無狗。道是理物之道。易上傳云。曲成萬物而不遺。一說愛狗。俱是容物。裡面話。曲成。頂愛。不害其直。頂無狗。備之。

旨此承上文大人而言。有位之大人也。愛物兼應前物。被愛意。以大人起。中言天道生物。末言大人代天理物。同乎天。曲成。仁也。不害。直義也。道不外是。

講聖人聰明之盡。所謂大人也。大人者。有以容納乎物。未嘗離去乎物。有以仁愛乎物。未嘗偏徇乎物。此如天之道然。蓋天無心。成化一本乎理。以直養萬物者也。聖人代天而理物。於物皆曲成。而不害其為直。斯亦如天之養物。而盡其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按易上傳云。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又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張子合言而統之於志。才大以建事業。氣定以養德性。富有有之多也。日新日日新也。

旨此承上文大人而推其德業之久大也。

講大人代天理物。可知其業大而德久也。然由於大人之志不同耳。其志大則志以運才而才大。事業亦大。故易曰可大而又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其志久則其志以帥氣而氣久。其德性亦久。故易曰可久。又曰日新之謂盛德也。

### 清爲異物。和爲狗物。

按清和指一偏言。偏於清則異於物而去物矣。偏於和則狗物矣。

旨此承上文而言。大人清和不偏。以申無去物無狗物之意。此是反言不能久大者。

講大人者。德備清和者也。偏於清則過於高而異乎物。偏於和則過於厚而狗乎物。大人豈如是乎。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按易上傳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張子引易。而以己意釋之。與易本旨不同。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金以宣之。欲其和也。玉以振之。欲其節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有始有終。有金和玉節之意。故其知不過。知以

運之而貞以一之故旁行而不流。易下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道所以可大可大肖似天地而不相離。離異也。道本如此。與天地不相似。則與道之久大相違。易本從乾之易知說到可久。從坤之簡能說到可大。可久所以肖天。可大所以肖地。然不分亦可。

旨此引易文而釋之。以申可大可大之意。不過不流肖天地出於易而張子以己意為之說。兼用孟子金聲玉振知之事。聖之事以相參。似暗照孔子說。故不拘易本文。聖人金和而玉節。即易所云不過也。知運而貞一。即易所云不流也。所以可大可大與天地相肖也。貞一即聖之事。補註以金和玉節句。明知運貞一句。

易本不過不流並言。豈可以不過明不流。發明以金和知運貼可大。玉節貞一貼可久。亦未確。不如渾言久大。久大亦只渾肖天地。

講夫可大可大。即能肖乎天地也。易云與天地相肖而必云不過不流。試觀之於聖人。聖人之德如金以和之於始。玉以節之於終。則不至於過差矣。聖人有知以運之。而正以一之。則不至於流失矣。此其為可大可大之道也。道所以可大可大者。以其肖似天地。而與天地不異也。若與天地不相似。則其違道也遠矣。聖人不過不流。豈其違道而與天地不相似乎。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旨此承上道所以可久可大而分釋久大之義。尚言聖人不兼天地。

講何謂久久者一之至純不息而久也。何謂大大者兼之至富統括而大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按論語直而無禮則絞。禮聘義云廉而不劇義也。易坤六二爻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大則直方即是兼之富處。

旨此又崇申大字之意。禘引論語聘義易辭以明之。非尚釋易。

講大者固兼之富而其用無不利也。大則兼直方直而不絞方而不劇故不待學習而自無不利也。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按易下傳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慮。易能知險簡能知阻。本易說來易簡理得又以大傳前章之語參入。知險視下有險也。知阻進上有阻也。皆以處事言。易簡貼悅心知險阻貼研慮與易本義不同。本義悅心屬乾研慮屬坤。悅心主自然說研慮有研審之功。因研慮故知幾。知幾故能以屈為伸。有屈必有伸。常存屈意自能伸。高本以知幾連下節。

旨此因上文久大而推及易簡。又因知險阻而推及知幾。一層進

一層意

講道之可久可大必由於易簡而然也。易云乾道易然後能知天下之險。坤道簡然後能知天下之阻。蓋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何險阻不可知乎。易簡故能自然而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用意而研諸慮。研慮則知幾。為能以屈為伸。不陷於險阻中矣。此所以可久可大也。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按無爭兼二意。彼伸我屈不可爭。彼屈我伸不待爭。不可爭而不爭。謂之智。

旨此承上以屈為伸而引論語無爭之言以明之。

講知幾者以屈為伸。是得無爭之道也。君子能無所爭。如彼伸而我屈。則自居於屈。知之明也。如彼屈則吾不求伸而自伸矣。又何爭之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按無不容承無爭來。盡屈伸之道。是盡以屈為伸之道。以屈為伸。是在已至虛。與物無校。究之無所不伸。屈者必伸。有相感之意。帶上文知幾說。精義入神。即是幾之盡處。不分兩層。屈伸交得其伸。正是無所不伸。順利是因精義帶利用意。易上傳云。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又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張子因屈伸而及此意。

旨此承上文無爭屈伸之意而引易以明之。上二句截住。下申上意。知幾於屈伸之感。即能盡屈伸之道也。交伸於不爭之地。即無所不伸也。此無不容。只是無爭。或謂申前容物。覺不倫。

講君子無爭。則於人無不容矣。無不容。然後能盡以屈為伸之道。其心為至虛。則無所不得其伸矣。蓋君子無所爭。只是於屈伸相感之理。能知其幾而已。知幾而至於精義入神。則伸固伸。屈亦伸。交得其伸。常立於不爭之地。其順莫甚焉。其利莫大焉。此無爭者之所以必由於知幾也。

###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按易下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屈伸相感。變化無窮。於此看得明。斯足盡天下之理。何思慮之有。

旨此承上盡屈伸之道而贊之也。

講盡屈伸之道。斯足以盡天下之理。易云。天下之理。何待於思。何待於慮。但能明於屈伸之變化。斯足以盡之矣。蓋天下萬事萬物。無非屈伸之變也。

###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按屈則能屈。勝則能伸。明屈伸之神妙。故以屈為伸。旨此承上明屈伸之變而極言之。用兵亦是屈伸之變。餘可推矣。



講所謂屈伸之變無所不該即用兵亦不外是也勝兵之所以取勝者乃勝在於至柔以柔制剛故勝也所以然者明於屈伸之神妙而以屈為伸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按敬兼體用心不放有立也事不苟有為也

旨此又起一意與上不聯蓋於篇將終而提敬字以為要道也

或云欲盡屈伸之道須先主敬

講夫敬尤學問之要也敬斯有立而體之固有立斯有為而用之宏二者相因而見也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按敬禮之與左傳內史過之言見僖公十一年禮如物敬如輿

敬以行禮如車載物不敬則禮不行如物無車載何以行禮為

虛文即是不行

旨此承上文敬字而言敬以行禮也張子之意尤重在禮上上言

敬引起行禮耳

講敬之有立有為於何見之敬者乃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能行必敬以行禮有立有為莫大乎是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按曲禮云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恭敬以心言樽節退讓以文言以明禮謂彰明禮之用也仁主於愛仁即是愛之道仁之

至。即為愛道之極。上言禮。下言仁。仁愛從明字推出。明禮所以示人恭敬。樽節退讓。如是以明禮為天下後世起見。可謂仁之至愛之極。此明禮與上行禮稍別。

旨此承上文敬以行禮而推及於仁愛。是進一層意。

講禮以敬而行而不尚行之一已也。曲禮云。君子內存恭敬之心。外有樽節退讓之文。以發明禮之用。示天下後世。其心大公而澤及人。可謂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明禮可不急哉。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按明字即上明禮之明。明禮為仁之至。則有以倡人弘道成教矣。已不能勉於明禮。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反看曉然。

旨此與上節一意。上正言。此反言。已不勉明。管下三句。而下三句又當以人無從倡句貫去。道字以禮言。不必跟愛道來。

講明禮則為仁之至。若已不能勉以明禮。則人無由而倡之。道無由而弘之。教無由而成之矣。所以君子必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按書舜命伯夷典禮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無私曲。則其心潔清也。撓曲也。與直反。昏與清反。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可知其利。樂記云。樂斯安。此不言樂。謂行禮出於和樂。則無不利。無不安也。樂承和言。

旨此承上禮字而言行禮必直與和交盡也。

講行禮者非苟而已也。人能直以無私則其心清。有私而撓曲則其心昏。可見直為行禮之本也。又須以和順從容為貴。和斯行之無不利。因和而樂。斯行之無不安。如是行禮。禮可明於天下後世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按易乾九三文言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本義知至屬進德。知終屬居業。張子以幾屬致用。致用是業。又以義屬進德。分貼與易不同。姑依此解。易下傳云。三多凶。四多懼。

此九三爻多凶為正。多懼帶言以其相類耳。易又云。乾乾因其時而惕。故云不懈於趨時。多凶多懼虛說。不必指定九三爻。文氣有碍。

旨此以下言德業。又是一意。上言禮。下言義。此是相承之次第。致用屬業。進德屬德。故乾乾總言德業。不重釋易。只見君子當進德修業。幾義總屬一理。德業亦非二事。

講君子不但明禮而已。其進德居業之功。尤不可不知也。將致用以居業者。見幾不可或緩。不見幾則不能致用也。思為善以進德者。徒義不可不精。不徒義則不能進德也。此君子所以立於多凶多懼之地。乾乾以求進德居業。終日至夕。因時而惕。不敢稍懈於

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按易艮彖傳云。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下傳云。唯其時物也。謂隨時辨物。行前定則不疚。見中庸。

旨此承上精義趨時而推言之。引艮彖以明其義。語氣至著。見截時物前定。又借以明艮彖。光明即照不疚。意言動靜光明無曖昧。

講所謂趨時者。求其合義也。艮彖傳云。動靜皆不失其時。言精義之極。合時之宜也。義極則其道光明而著見矣。蓋不失其時者。唯合其時物之宜。則前定而無疚。病豈不光明乎。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按易上傳云。吉凶生大業。因人謀而為大業。若無施不宜。無吉凶利害之可言。則業無從生。

旨此承上文業字。引易大傳吉凶生大業之語。以見業之出於不得已。上正下反。何業之有。語氣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當言外。挽到正意。

講聖人所以趨時修業者。何也。蓋天下之事。有吉凶。有利害。然後人謀乃作。而大業以生。若人皆無施而不宜。有吉利而無凶害。則聖人何業之有。唯其不能無施不宜。故大業之生。出於不得已。欲以反凶為吉。轉害為利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按易下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孟子云行其所無事。張子合言以見何用思慮只行其所無事斯可矣。順理而行私意不存有事若無事。

旨此承上文而言大業之生不過行所無事也。

講大業雖云人謀豈有私意於其間哉易云天下何思何慮所以不煩思慮者亦惟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按易上傳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效地又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又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崇如天不囿於形象之間故云形而

上。通晝夜而知則無不知故崇。

旨此合下節引易知崇禮卑而明其意與上似不甚聯然易本云崇德而廣業本義謂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與上文言德業未嘗不聯。

講易云知崇又云崇效天蓋言知之崇如天也形而上之道也知何以崇能如易所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按易又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及之見論語不以禮性謂不能自然循禮如性成則雖有所知得而

復失非已所能有也。知禮成性合知崇禮卑言而此節重在禮。謂知及之。又以禮成性而天下之道義從此出。易云門故此言出由門而出也。天地位而易行借以相形不重。

旨此與上節合看。上節言知崇。此節言禮卑。從知說到禮。以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原兼知禮而言。

講知崇如天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禮成其性。雖知之非已有也。故由知及而循禮。以至於成性。天下之道義皆出於其中。亦如天地之設位而變化之。易行乎其中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哉

按知德之難言。謂能知夫德之難言也。知其難言。則必真知而為知之至。我於辭命則不能。孟子述孔子之言。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易上傳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不言而信者。在乎德行。見德之不可言。又云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辭。謂非聖人不能為辭。達乎是。猶云不能如此云云也。達是猶云解是。

旨上文言德可謂詳盡矣。張子於篇末發出德難言之意。見已雖言之而不盡也。此是通篇結語。首句提起。孟子二語。易二語。揔明言之難。末仍以知德結之。知德即謂知至。

講夫德最為難言也。能知德之難言，則為知之至而真知之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可見孟子以言為難也。易云：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可見易貴不言，不輕尚辭也。非真知德者，能解乎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按：闇然的然，見中庸。

旨：此承上德之難言而推不輕言之義。當知其難言而闇然自修。若輕言，便是的然表著。此語所以垂戒。

講：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所謂闇然者，修於幽隱之際也。所謂的然者，急欲表著於外也。知德之難

言而闇然自修為貴。若不知其難而輕於言之，何益乎。

至當篇總旨：首從德說起。以下承德言之。中間說成德乎天下，因及同人之意，乃德之推也。仁義德之目，屈伸德之用，敬禮又所以修德者。後雖德業並言，而業即所以為德。總之皆言德也。末見德之難言，闇然的然，又致惓惓之意。

至當篇終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按：論語云：作者七人，本無可指。作是去而隱。張子謂是述作之作。

以義農七聖人實之。自為一解。制法興王。大概渾說。若謂皇帝非王。禹湯方是興王。太拘。制為法度。興起王業。其道皆七人自作。非有所述於人。以述對作。本孔子述而不作之語。

旨此舉七人以實孔子之言也。不及文武周公可疑。

講昔孔子云作者七人。七人者何。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其制法興王之道。皆非有述於人。故稱作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按未彰之罪。概言四凶。堯不輕去之也。未厭之君。指三苗。君一方言其負固不服。民猶從之。是未厭也。堯亦不輕變之。書云在

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及舜而去。謂四罪而天下咸服。堯君德故於已之終。從其厚而容四凶。舜臣德故於居揖之始。即虔敬以除惡。虔是重其事之意。舜居揖二十八載。四罪事最在後。必其已彰已厭。不與前同。故罪之在居揖為舜之始。而四罪非居揖第一事也。

旨此承上文堯舜而言其待四凶之事。一容之。一去之。各得其道也。

講帝堯以知人為難。故於四凶未大彰之罪。不輕去之。恐其知之為未真也。以安民為難。故於三苗之君民未深厭之時。不輕廢置之。恐其變之而民不安也。及舜居揖。乃流放竄殛而並去之者。蓋



堯君德也。故於其未彰未厭之時。而得從厚以全吾之終。舜臣德也。故不敢寬縱於已彰已厭之時。而處之於其始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按稽于衆。舍己從人。見書大禹謨。與人爲善。聞善言則拜。見孟子。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見書仲虺之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見詩大雅。詩本意謂文王雖無所聞。而亦合於法。無所諫。而亦入於善。張子之意。謂不聞亦式。况有聞乎。不諫亦入。况有諫乎。不然。不與上文相類。

旨此歷言堯舜禹湯文王之事。皆取人爲善之意也。

講試舉帝王之事。而歷觀之。稽于衆人之善。以舍己之不善而從之。堯也。取人爲善。卽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而受之。禹也。用人之長。若己有之。改己之過。未嘗吝惜。湯也。雖不聞亦合於法。聞之式。可知不諫亦入於善。諫之入。可知文王也。帝王孰非取人爲善者哉。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按別生分類。出於書序。張子引來。意不盡同。別其生。分其類。皆求所以當其理。故爲明物察倫之事。或云別物之生。分倫之類。亦通。

旨此於羣聖之中。端言舜也。因孔氏書序。言別生分類。與孟子言

明物察倫相近。故合言之。

講古人有云。別人物之生。而分其倫類。於理各有攸宜。其即孟子所謂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按孟子云。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過者化。抑亦先覺。本非言舜與人為善。隱惡是言舜錯舉以見意耳。過化事過即化。不留於心。與猶許也。先覺只是說不逆億。

旨此舉舜之愛弟而深贊之也。以憂喜二句為主。下從憂喜看出。講孟子云。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舜之能如是者。蓋所過而化。象之謨蓋已忘之也。與人為善。因其言思君而許之也。能隱象欲殺兄之惡也。所覺者先。不逆億象之詐不信也。一事而四善備焉。非大聖能如是乎。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按好問好察。不藏不宿。是言舜行所無事。非言舜借以見意。

旨此補足上文之意。增出問察及行所無事。不藏不宿數句。其實只一意。照上節亦當以憂喜二句為主。問察隱揚。與人為善。引起憂喜。而以行無事。過化。總承之。不藏二句。又只結憂喜意。過化。上文已有。何用重出。此又從行所無事。看出過化來。當串說下。講舜之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以及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皆順理而行所無事也。故所過者化也。而於象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按子事父為順。湯武放伐其君為逆。然一遇頑父。一遇暴君。不幸均也。明物察倫。屬生知。精義致用。性其仁。屬安行。此言義已精而致之於用。當連下不連上。有慙德而不敢赦。是兩意。言欲放則有慙德。欲赦而不放。又不敢。所以難致其中。天下有道。道是道德之道。言天下但求有道德之人而用之。其在人在已。無所分。故不見其有間別。在人言其與已疎遠。在已言其與已親昵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見易下傳。湯放桀。有慙德。見仲虺之誥。不敢赦。見湯誥。

旨此言舜湯之事。武是帶言。故下明舜湯不及武。明庶物段不復粘孝。執中立賢不復粘武。首四句意本輕。引起下文耳。

講試以舜與湯武言之。舜事瞽瞍而稱為孝。湯放桀。武王伐紂。而揚其武。雖有順逆之不同。而其為不幸則均矣。舜明庶物。察人倫。其知生知。精義以致用。性其仁。而自然能行。此舜之所以不可及也。湯之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二者之間。可見執中之難也。天下唯有道德之賢。斯可立耳。在已之親。在人之疎。不見其有分別。故

能立賢無方也。此湯之所以不可及也。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

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于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按：無方雖兼親疎意，主疎者故云公天下為心，不疑非其類。黃說于作迂，用伯禽抗法事不倫之甚。且於望道未見不合，僭說加坐以待旦四字，謂周公坐以待旦者，欲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以文王望道句說周公，亦未妥當，以缺文存疑為是。愚意當加文王望道未見於周公上。於吾身親見借用伊尹語。

旨：此言湯與周公之事，立賢無方承上說來，而明其大公之心。文

王望道而未之見。周公繼志述事，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求吾之能見也。

講：立賢無方，此湯之所以公天下之賢而立之不疑也。坐以待旦，周公所以繼述文王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捨，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按：論語引湯誥之文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此只明帝臣不蔽句，而帶有罪不敢赦言之，故用桀有罪至克之云云也。縱赦寬縱而赦免之也。克是伐而勝之。擇是訓本文簡字言簡擇在上帝之心，非已所揣。不蔽不赦本一時事，張子以為不

赦後方不蔽。又以帝臣兼善惡，皆與本旨異。

旨此又端言湯事。即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申無方意。言放桀後，當用天下之賢，故不蔽。帝所欲用，則用之。又何得拘其方類乎。

講湯之所以立賢無方者，由其以天心為心，而不係於私也。湯謂於帝臣不敢隱蔽，所以然者，蓋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伐而克之矣。今天下之大，莫非上帝之臣，為善為惡，皆不可揜。惟上帝簡擇而用之，已不敢不聽帝之所命也。善即當立，若拘其方類，安能合帝心乎。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按詩大雅云：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朱子傳謂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雖其德之盛，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借舜事說。依詩本文，則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是四樣臣，非四個人。闕天太顛、南宮括、散宜生，在其中。予曰：是詩人自言。文王之生，是蹶生之生，張子或不作興起解。縻繫是係屬意。

旨此承上湯之立賢而言，文王賴四友之助也。取其事相類。講豈獨湯能用賢哉。文王亦然。詩云：虞芮來質，其訟之平於文王。是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可見人心歸服矣。然文王之生，所以

縻繫於天下人心。由其多得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按姤卦五爻象辭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本非言文王。杞在上。瓜在下。瓜潰自內而外。故云中杞包瓜。所以厚於下而防其潰。皆喻言。文王含晦章美。而天實命之。是有隕自天也。有隕自天。如俗云從天而墜。

旨此借易姤五爻辭以形文王也。以易証文王。從上文說文王。看出此意。紂不可謂之下。下當指民。文王厚下以安民。以服事殷。不使背叛。是厚下以防中潰也。後來周有天下。乃天帝使然。講文王之事。紂與易理有合也。姤九五爻辭云。以杞包瓜。乃文王

當日事紂之道也。杞木上也。瓜下也。以杞包瓜。是厚於下而防其自中潰爛。文王愛民而不使之叛亂。亦猶是也。在當日。文王所以供臣職而盡人謀者。如是。後來天命乃聽其自至。豈有圖度之私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為不革命。未詳是否。

按詩大雅文王篇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朱子傳。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

作而信之矣。張子之意謂天載本無聲臭。儀刑文王者當冥默以契合無聲臭之天德。則德極其至而萬邦信悅。象是則而象之。象謂效法也。正惟與當字相呼應。正惟無聲臭。故儀刑文王者當冥契天德。引易以明冥契之意。冥契則無迹。故云神而明之。其人當指文王。不指儀刑文王者。皇矣之篇云。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朱傳長夏未詳。時講謂不長侈大而變革。張子以革爲革殷命。長夏字不知作何解。或長有中夏之意。與不大聲色。照嘿字看。卽無聲臭也。嘿順帝則。卽冥契天德。天下自歸。卽萬邦信悅。上言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下言文王嘿順帝。則實只一意。

旨此承上言文王而兩引詩以明其冥契天德。嘿順帝則也。上段引詩以易證之。下段引易以文王結之。上段言儀刑文王者當冥契天德。則文王之冥契天德可知。故引易以贊文王。不重儀刑文王者。下段引詩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二句。張子以不大聲色嘿順帝則與冥契二句相合。故及之。

講文王非但聽天命而且能契天德。順帝則也。可於詩見之。上天之事無有聲臭之可象。是天德如此也。正惟儀刑文王者當暗有以契合乎天德。至於無聲臭之妙。萬邦自然信而悅之。故易有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文王之冥契天德。正神而明之之人也。可見不大著聲與色以爲政。不革夏命而有天下。唯嘿順上天之則。循

理而行。而天下自歸者。其唯文王能然乎。二詩可互相證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  
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  
欲。不能窮其願欲。

按書大禹謨云。敬修其可願。蔡傳云。凡可願欲皆善也。孟子云。可  
欲之謂善。知同智才猶力也。聖人上智之姿。亦不過盡其力以  
勉為之。言其理無窮。不能優然有餘裕也。未能四。是脩己博濟  
安百姓。是及人。可願欲之善。兼人已言。是知承孔子堯舜說。有願  
有欲者。人所能窮其願欲。而使之無遺憾者。人所不能也。

旨此節以孔子堯舜見人當盡才以勉為善也。人皆畏難而不肯

為善。張子謂聖人亦不過盡其才以勉。豈必其優為而後為之哉。  
引孔子堯舜有不盡道處。所以申盡才以勉之意。末言不能窮其  
願欲。非謂不當窮。但盡其才以勉。雖不能窮。亦無妨耳。  
講書云。可願。孟子云。可欲。皆謂善也。可願可欲之理。無盡。雖以聖  
人之智。不過盡其力以勉為焉而已。未嘗以為優也。故君子之道。  
有子臣弟友四端。孔子以為未能博施濟眾。脩己以安百姓。堯舜  
猶以為病。以是知人能有願有欲。而不能窮其所願欲。但於性分  
所固有。職分所當然。盡其才以勉為之。可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按八士見論語。富多也。以下易明。旨講可省。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按此少變論語之文。然婉直字不如正譎字。會其意可耳。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按此釋論語齊魯之變一節意。其說甚正。弊壞也。馭猶用也。車駕馬謂之馭。馭法亦是以人馭此法。周禮多用馭字。管仲云云。見非太王立法不善。管仲經營霸業。壞其法爾。魯政之壞。乃馭法者非其人。若得其人。振舉其法。猶是先王之道也。即至於道矣。齊因管仲營霸。遂併壞其舊法。故必一變至魯。再變而後至於道。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

耶。

按孟子命也。命字兼所稟所遇言。在晏子為所稟之偏。在仲尼為所遇不幸。張子之意當為仲尼發。

山柰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按因文仲藏龜言其與祀爰居之義同。蓋取國語之語。以廣論語不智之義。爰居海鳥名。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按禮記仲尼燕居有云。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論語云。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禮樂不興。非為子產言。借用其

語耳。○不害猶云無解。謂與不能教之言不相妨也。○使民義主嚴一邊。非禮樂之中正。○據禮云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而論語又云子產使民也。義二說似不合。蓋使民以義。非即教。無妨於不能教之言。猶云衆人之母亦無妨於使民義之言。不能與禮樂以教民。乃子產之病與禮。謂不能教。謂其不能與禮樂爾。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按此釋孟子論孟獻子之語。見五人意中無獻子之家。○尋常交富貴者。非借其勢。則利其財。張子資勢利有本人情而言。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

### 稷之臣也

按論語朱註邦域社稷二句。是二意。張子是串看。○社稷上加事字。君為社稷之主。事社稷即事君。

作者篇總旨。此篇禘引經書之意。以已意明之多。出張子獨見。○以作者起下。亦不拘其人。言堯舜禹湯而不及羲農黃帝。言文王又七人所無。蓋亦隨意偶舉。非確有次第也。可願以下每節一意。不復為之聯貫。

作者篇終

###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

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按孔子云三十而立。又云立於禮。張子合言以三十之立為器於禮也。器於禮謂以禮為器而守之。故能立。強立只是任氣質矯強以立。易下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中庸時措之宜不惑。重精義上。知天命已是至命。至之而通達無間。自言只曰知。中庸盡人物之性。此說耳順。只是人物之理無不窮盡。故聲入心通。天德自然。聖人亦自然。與天合德。能如中庸所謂誠者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張子舉孔子之自言而各為之註脚。與論語朱註不盡同。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按此與上合為一意。上節叙此節論也。常人之學。非皆日益。即有日益而亦不自知。聖人之學。見之於行而習矣。能察他人。即上文常人。七十從心不踰矩。是化境。到此地位。知自裁度。歷歷能言。其德之進。極於盛。而非常人所及也。舊說裁謂裁成語。意欠明。當作裁度。能自見之分明。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按此又申首節之意。但自五十以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見

易說卦。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見易上傳。○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見中庸。意必固我不夢周公。見論語。○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見孔子之知命。由於窮理盡性也。盡人物之性。理無不明。然後耳順。而與天地參。蓋天地間道理。無不通徹。可以參天地也。意必固我。皆私與矩相背。無意必固我。然後能範圍天地之化。凡天地之化。皆範圍統攝聖人之心。即心即矩。故從心不踰矩也。○孔子只說到七十止。張子補出老而安於死。不復夢周公。以見自序所學之時。已是衰甚之年也。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終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按此接上文從心一段而申明之。○從心莫如夢。言從心所欲。必見於夢。孔子言從心不踰。何干夢事。張子合言。另一見解。○不夢。欲不踰矩也。此欲字。即從心所欲之欲。謂所欲不踰矩也。非謂立心。要不踰矩。集釋誤解。○不願乎外。見中庸。順之至。見禮運。夢見周公。乃行道之本志。老而不夢。知道之不可行。遂不復夢。正是所欲不踰矩處。於此並見。得不願乎外。而順之至。順即順受。其正之順。安死即順受。曰吾衰者。自知其衰而安之也。○從心不踰矩。其義無窮。連不夢周公說。於不夢看得深。於不踰反看得淺。愚意張子於此。似失之強合。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踰。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

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按論語云：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此云困而不知為變計，亦指不學言。此是困而不學一路人。而喻即孟子徵色發聲而後喻之。喻謂不待困心衡慮而先自曉喻以向學，乃賢者之常也。此是不處困一路人。○節首四句一謂困猶不變，一謂不由困而自喻兩路相形，引起處困之進德。下即舜孔推之。見雖聖人亦以困而成德也。賢者非優於舜孔，然自有不遭困之賢人。○易九卦內困德

之辨也。德辨二字本此，其為德最能辨，警悟通曉，其感動最神速，不能自己。人有德慧術知二句，見孟子。因疾疾而生知慧，是德之能辨處。亦是感之神速處。感是自己感動奮發。○重德辨感速，又是所以致辨處。○舜之困在家中，故云內。孔子困於外，以不見用言下學於困，困而用下學之功。○蒙難正志，見易明夷彖傳。文王蒙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此是借以言孔子不拘本文蒙難謂處困也。詩商頌云：聖敬日躋，此易德字以應上文躋升也。○論語本旨是言聖人下學上達之妙，人不可知，知之惟天。無處困意。張子或以莫知作處困看，故其說如此。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

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按**立道綏動見論語。書大禹謨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存神過化見孟子。吾從周夢周公為東周繼周而王損益可知並見論語。首數句極言孔子功化之盛中言孔子從周之禮故夢中不忘為東周之意所以尊王制也末言繼周而王損益可知應轉立道綏動存神過化意。此節以首段為主下乃推原其不然之故論語所云夫子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同於舜當日之從欲風動乃存神而過化也仲尼因生於周從周之禮故公旦法壞於魯仲尼夢寐中不忘為東周興道致治之

意所以尊王制也使其得位繼周而王則其所損所益必大有可觀可知矣。以至於立道綏動存神過化何難哉。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按**此節詳見論語。以忘反二字貼滔滔莫不然即皆是。如何變易即誰以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正惟無道方易不可隱而避世所以然者蓋以道本不遠於人一變易即合道且聖人仁愛天下不肯謂天下無道不可易而遂棄之也。此與論語解但添得道不遠人句餘無異。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名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按〕先事後得，先難後獲。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至是邦必聞其政。名我豈徒匏瓜繫而不食，俱見論語。○事事字見書說命，惟事事謂事其事也。○爲委吏乘田爲貧而仕，見孟子。○襍引以明己意，不拘本旨。○先事先難，事事也。後得後獲得食也。吾得而食，只是不可食人之食，與對景公語大異。仲尼年少，人不知爲聖人，爲委吏爲乘田，所以爲貧而仕，得以食人之食，及其道尊德備，人皆知爲聖人。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爲貧而仕，不可復得。及有公山佛肸

之名，知非徒然，必將見用，有所事事，而又堅執以拒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豈其可哉。○此節重末段，所以發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意，而究之不應者。聖人知其終無可事，固不計食也。豈徒乃公山章語，匏瓜乃佛肸章語，錯綜用之，亦取大意相似。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按〕此釋論語先進禮樂章，其說大異。進字着力講，以儀文分先後，不待儀文之備而自勉於禮樂者，其進先待其備而至於禮樂者，其進後。○以貧賤者貧賤言天下之人。○自謂野人而必爲，不待

文備也。不願乎外，與本文異。是不美乎外之文。據此則禮文指禮物說，非揖讓進反之儀。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按功業無所試而見，所可見者藝事耳。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按伏羲時河出圖，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文明之瑞也。瑞不至，知夫子之文章終已也。本謂道止而不行，張子取應文

明之瑞，故云文章亦借夫子之文章成語云然。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

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按此釋史缺文一節，其說大異。以闕為闕，失文為禮文，史為祝史，

掌禮者祝史所任之儀章器數，即禮之文。禮文缺失，仲尼能正是

猶力所可及也。不以仲尼正之，譬如馬不教人乘，習今亡，頂有

馬，句乘習教演之意。舉禮文之淺近而言其大約如此。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

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

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

而可，豈虛語哉。

按此合論語師摯之始，自衛反魯，太師適齊，三章而言。依朱註

解師摯在官之始，即夫子反魯正樂之時，其時樂盛洋洋盈耳。張



子以為失次而徒有盈耳之聲其說異自衛反魯以下朱子採其說附適齊章註說得聖人功化可觀是張子大有見處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

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夫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

顧而去矣行君敬也

按論語與與如也屬君在朝時言此連在廟稍別翼如解亦不同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按上下二句本承執圭而言手之上下張子以為上堂下堂稍差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按粟即財也多寡之間酌之以義則用財不苟此為朱子所取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

也如是

按此節以見南子欲應佛肸召為主而引詩及孟子之言以明之

○詩大雅皇矣篇云無然畔援朱子傳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

此而取彼也二字非平分重在援上無畔援只是無所求○言聖

人於物無所畔援雖佛肸南子求見若誠亦可見之即孟子所云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仲尼不為已甚之意○教之在我語

淺而活言使其得見而教之亦在乎我爾○末言不為已甚找出

無畔援意言只是不為已甚之行豈真有所畔援哉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按此以居九夷為主而以言忠信三句釋何陋之意併見論語。中國無所遇中國何嘗不陋但能言忠信行篤敬又何患九夷之陋。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按此節解孔子答微生畝章之語。常解栖栖不揣指依君固謂固執不能通變張子之說少異。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按此重聖人因人為教其言變化無窮叩兩端而竭只帶言故下

雖字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按不憚卑以求富二句貼吾亦為之然得乃有命二句貼如不可求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二句原是兩意故張子分看如此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按此釋論語子罕言節之意。君子愛人以德出禮檀弓喻於義作曉人以義解與朱註異。盡性至命見易說卦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

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按顏子有不善二句見易下傳所以明不遠復之意與不貳過為切。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解不遷怒大異謂怒人之不善而已身有此不善是以怒於人者遷於已也愧於已是有過後不更有是不貳。不遷怒二句本分言張子合言欠明。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按此節以顏子明論語隱居行義之意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見易文言謂君子處乾之初九者如是張子以顏子之徒當之隱即隱居之隱行即行義之行未見即為隱未成未能行故下直接云聞其語未見其人若作德行未成就便與聞語未見人不合。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按此引論語用舍行藏之言而以易及中庸釋之。易乾初九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又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中庸遯世之語與文言相似故連引之。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顏子能如此與聖者同。與聖者同故云惟我與爾有是夫。雖用行舍藏並言意重舍藏下文乃舍藏一邊話。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按龍能變化聖人之脩到極至處方與龍同其變化故為龍德。顏子之進從吾見其進來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有一朝欲至之意。

故稱好學。○上言顏子有龍德。此言顏子所以至於龍德。由其好學。○顏子似未到聖脩之極。而云有龍德者。因用行舍藏而見。用則行。舍則藏。何異神龍之變化。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按此釋論語回非助之意。○易上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吾字作聖人語氣。言顏子若有疑問。則吾得以感而通其故。而於或異或同之故。無不達。是能助我。而回不然。故非助我。○孔子實是喜其無所不悅。非真望其助。姑訓助字之義如此。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按此明顏淵問為邦一章之意。而意重下截。○禮樂法度。顏子素明。不必一一教之。惟告之以損益三代耳。如治曆明時。顏子能辨數代之曆。夫子但告之以行夏時。而顏子即了然於胸中。餘做此。○法字即禮樂法度。○德可久。業可大。借易語相形。法貴能守。鄭聲淫佞人。始能使人喪所守。故必放遠之。方可。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

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按此明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君子疾沒世至耻之。言有道當見舉天下無道以下言當隱也。許顏淵以用則行舍則藏可兼見隱二意。然用在末亦稍重舍藏一邊。此禠引論孟中庸之言當會意解之。不拘本旨。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出處之道也。何以有道則見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士而懷其所居戀戀不能舍則不足以爲士必也避去無道之邦以就有道富貴行道乃爲得之。若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以此見有道卽當見也。何以無道則隱舉天下皆無道無一邦可就然後窮居以獨善其身不見知於世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淵謂惟

我與爾有是用行則舍則藏也以此見無道當隱也。或謂末二句

當總應見隱二意細玩之不然蓋惟我與爾與惟聖者能之聯下屬舍藏意多。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按此釋各言爾志章之意。樂善則好義樂進則心虛樂天則無私是張子推出此意。老小朋友家國天下之人皆在其中故云合內外舊說以內爲心之理恐不然。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

焉。

按此明信片言折獄之意。子路未優於禮樂文章。故未足盡為政之道。禮樂是大端。文章是飾治具者。重然諾以無宿諾言。然之諾之謂許人也。重之則不失信。利用折獄。見噬嗑豐卦。利用刑人。見蒙卦。二爻非其卦。爻有甚盛之德。適足能折獄刑人而已。言子路亦非優於禮樂文章。適足折獄而已。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按顏子從師進德。無所表著。為潛。孟子命世。乃以一世之豪傑。自命有擔荷世道之意。脩業謂脩營事業。有可見故為見。孟子雖

未大行。然言之於當時之君。欲見之行。即是脩業。此顏孟之所以不同也。一從師。一自命其道。實無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按此釋子謂仲弓節意。駢即純色。角又周正。以祀山川神所必享。張子謂犁牛之子無全純。又謂不為郊社大祀所取。而用於山川為次祀小祀。其說異。大節立而人不棄。亦與不拘世類之意不同。大者立則小者。或有不純。上言無全純。即寓此意。

三十篇總旨。雜引成語。附以己意。在當日原無次第。隨所見紀之。今亦不能為之條貫。逐節訓明而已。然其中得失相半。不敢遽有

去留讀者辨之。

三十篇終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按論語一云有德者必有言。一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本不相蒙。此以有無二字關映。見德自能有言。仁自能無惡。能為二字連能為。其有無其理可信。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按曲禮云行脩言道禮之質也。其行脩而其言皆道。即作道理之

道不必訓由。以合踐意。又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陳氏謂取於人。為人所取法。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曲徇乎人。強以施教。即引取人之意。引謂誘之來。又云禮不妄說人。說同悅。陳氏謂求以悅人。已失處心之正。况妄乎。連引曲禮。以明教人者。當為人取法。不可以枉道引取乎人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按此明孟子大人言行不必信果之意。而以論語之硜硜必信必果形之。大人惟義所在。志正者。志乎義。則無不正。而且識見深遠。故不為硜硜小信。信其小者。信以該果。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按此明辭達而已矣之意。意達則止。多則反害。所以足而已矣三字。務多之害。恐其文煩。則掩意飾偽。則不誠。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按此以論語有子信近於義一節。聯上章知和禮節而言之也。信近於義。則可復。非義之信。寧置之不顧。不可犯非義而復也。規規猶拘拘。恭近禮而遠耻辱。若欲免耻辱。而徇人以爲非禮之恭。則不可。不過禮。雖被困辱無妨也。因不失其可親之人。則可爲終身。

所宗。若可賤之人。不當親而親之。是失於所親。故寧孤立無助。而不妄以失其所親之人。也可賤與可宗。反張子或以宗訓尊三者。皆知和而以禮節之。約信致恭。相因皆有和意。而必合義。必守禮。必求可親。是以禮節之也。兩章文相屬。謂章次相聯。不相蒙。謂各爲一章。并提論語孟子云云。是自揭其例。以示人。前文義有未盡。則下章發明。皆提挈之。在一處。以互見。他放此。

言大。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

按此釋咸有一德之言。伊尹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是德有以主天下之善也。此以萬殊言。又云。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是善原於天



下之一也。以一本言。善歸於治。無不善以禱之。故王心一言必主乎德。皆有關係。故王言大。書云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故張子並及之。為善不同。同歸於治。蔡仲之命語。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瞬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按此乃學者切己工夫。與上下文本不倫。然最不可忽。六句各以二句相形。言與動對。晝與宵對。息與瞬對。言不輕言。必有教而遵之。動不苟動。必有法而守之。教以古人教人之規條。言非謂已教人。法即禮法之法。晝主動作。故有為。為以事言。宵主靜思。故有得。得以理言。息者一呼一吸。瞬者目睛一開。皆至暫也。養存皆以心言。一息必有所養。以天理養吾心也。一瞬必有所存。存天理於吾心也。六句一層進一層。言動是大段工夫。晝夜則密矣。息瞬則尤密。此是張子力行後有此言。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按禮緇衣篇云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此推明其意。君子於民導之使為德而禁之不令為非。愚民遵之為德不為非足矣。不更深責以其所不能。此蓋不大望於愚者之道也。大望猶云深責。此即可使由不可使知意。禮所云道民以言即導使為德之謂。禁民以行即禁其為非之謂。禮本人字易之言。民取其易曉。○德凡孝弟忠信之事非與德反。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按此以孔子不言夏殷之禮見君子無徵則不言也。從周是帶言。○無徵而言取人之不信乃啓詐妄之道也。人不信而以為詐妄。

自我啓之爾。孔子於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復言。周禮足徵則從乎周。以此觀之。故君子於無徵而人不信者不肯言也。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按此以巧言令色足恭。解便僻善柔便佞。取其大意相近爾。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是退讓撙節收斂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的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

以反爲文。

按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又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孔子云。節禮樂。節之者。使其不偏。不至於樂勝而流。禮勝而離。且能於禮則進而。不消。有威儀以爲文。於樂則反而不放。有節奏以爲文。

###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按此釋驕樂宴樂之義。驕樂者。恣其侈靡。宴樂者。耽於宴安。

###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按易上傳云。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朱

子本義云。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以之發言處事。易受人之命而告之。如響之應聲。張子云。言形則卜如響。以言爲問者之言。少異。言形而卜。應誠中形外也。偏蔽執固之私心。不可形於言。豈能嘿然而達於性道。易卽性道之理。不能達於性道。則卜不應可知。嘿然字。與言反。問卜者。積誠於中。形之於言。光明正大。則卜應之如響。懷蔽固之私心。不可形之於言。欲嘿然自隱。取如響之應。必不能也。達於性與天道。以見卜筮之理甚深。非可苟求。卜卽指揲著。易云。以下筮者。尚其占。卜筮是通用字。

###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按此合論語恭而無禮。君子篤於親。二節。而以大學知所先後之

語冠之。見人當知所先也。○人之道當知所先後。禮先也。恭慎勇直後也。先有禮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不絞矣。篤於親故。舊不遺。先也。民與仁。民不偷。後也。先篤先不遺。則與仁不偷。民化而歸厚矣。用曾子民德歸厚之語。以括與仁不偷二句。○或欲不用篤親一節。民化歸厚與恭不勞四句。難以縮合。○或謂張子之意。端以禮為先。有禮而恭慎勇直皆得其當。篤親不遺。舊亦禮之施也。民化而歸厚。總以禮為先。○愚謂此等串合。無甚意味。張子往往如此立說。似失之鑿。蓋合為一章。故如此。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按論語云。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易上傳

云。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象是虛象。而未有形。效呈也。法是已成之物。有形可見者。象屬陽。法屬陰。○方愬而有其象。為陽愬。行而呈其形。為陰。膚受易於行。陽動而陰隨之。猶象生而法必效之也。君子重夫剛者。陽勝陰。故能不行。○剛即論語所言明。俗云剛明是也。○張子易理爛熟於膚受節。看出陰陽象法。匪夷所思。亦大不易解。舊註謂膚受不行為陽。行為陰。象生句似無安頓。○或謂象生屬明。法必效屬遠。尤說不去。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按此釋寡尤悔之意。由其不以言得罪於人。故人不歸罪。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

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按此釋孔子告仲弓之語。恕已以仁人，謂行恕於已，以施愛於人。已雖不施，所不欲於人，然人施不欲於已，已能無怨。舊說無怨，泛作邦家人無怨，張子作人施於已而已，不怨意稍曲。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按論語敬而無失，以處已言。恭而有禮，以與人言。張子通作與人。其云與人接而當，宜寬說。事事皆當，恭而有禮，端以禮貌言。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按禮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備者百順之名。孟子引晏子之言而贊之，以畜君者好君也。畜本訓止。

好訓愛。止君之邪心，是能愛君。張子訓聚。言事君事親皆取於

畜。畜即聚百順之義。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按中正篇云：諭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也。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與此節當參看。先意承志，見祭義知其志之如何，不待其意之發而先其意以承其志，此諭親於道者當然也。能辨志公意私之異，然後能教人，亦先其意而孫其志也。如推所食以與人，父之志當然也，不待其意之發而先請其所與，是謂先意而承。

志。事父母先意承志，端以善言教人之先意，孫志兼善不善言，故云意私。謂之私，則非純善矣。

藝者曰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按：今人每日所學者，謂之功課，分義或是此類。藝者每日為之，乃分義內之事，謂於分於義，皆當學者也。涉如涉水，過如過路，皆照游字立言，不有不存，謂不粘滯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按：此以隨字替孟子殉字。有道人皆知身當出，而君子非徒身出也。道隨身而出也。無道人皆知道當屈，而君子非徒謂道屈也。身亦隨道而屈也。倒字面有意味。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按：易上傳云：安土敦乎仁，言隨土皆可安，非有所居而懷之不忘也。凡有所為而重其遷，當遷不遷，無所為而輕於遷，不當遷而遷，重遷者懷舊居，輕遷者懷新居，安土者皆不然。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按：此釋責原壤老而不死之義。上提老而不死句，下補出幼長，合言三者是為賊。通承之不率教，是不率父兄之教，長無循述於舊章，老又不安於死，而欲偷生，賊生謂賊害其生理也，非謂促壽。此與論語解異。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按前云驕樂侈靡。宴樂宴安。此又進一層。侈靡則縱佚欲。宴安則不能徙於義。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按不僭不賊見大雅抑之篇。僭差也。賊害也。不伎不求見衛風雄雉篇論語引用。細分之不差於事不害於理屬處已言不以人有而伎不以已無而求屬與人言張子合言之口氣當云不僭即不求之謂不賊即不悵之謂。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按不穿窬非有而取并見孟子。惻隱仁之端見孟子。史稱堯其仁如天。極言其大。擴而充亦見孟子。義從粗處說到細處。仁從微處說到大處。皆須推擴而至於充滿方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按此即奉養一事。以言驕吝之弊。意主養人不重自養。自養有意薄於人爲吝。吝私也。有意厚於人爲驕。驕亦私也。稱乎才能隨其等差。厚薄合宜。不驕不吝。斯得其道矣。才等皆屬人。

罪已則無尤

按前云歸罪爲尤。罪已爲悔。分尤悔二字之義。此云罪已則無尤。

泛言能罪已者人不尤之。蓋反求諸已。改過自新。人當見諒矣。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按處困境受凌辱。人皆以為憂。然此非可憂。惟有取困辱之實。為可憂耳。無以取之。困辱不至矣。享榮名。獲厚利。人皆以為樂。然此非可樂。惟忘榮利而不係於懷。為可樂耳。得失不計。此心坦然矣。此四語最足醒人。着力在取字忘字。每見處困辱者多憂。出於自致。將誰咎也。處榮利者不樂。縈情得失。反為所役也。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按論語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張子謂勇者死且不懼。何反懼於貧。不安貧者不足為勇。仁主於愛。見彼不仁之人。當憐之。而疾之過深。則已亦不足稱仁。此不安貧者。與疾不仁過甚者。皆迷惑錯謬。不思之甚。宜其致亂也。故仲尼皆謂之亂。率謂大率。猶云皆也。張子所見如此。不如朱註為精。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按此為擠人侮人者。示儆。擠者排擠之。使無所容。侮者陵侮之。慢不加禮。出爾反爾。曾子之言。擠侮人是出爾。人亦擠侮是反爾。報施之理當然也。限於時勢而不得報者。亦或理之所有。特報未



及耳擠侮人者不可以爲得計也。舊註勢不得反，教受擠侮者是  
另一說

克已行法爲賢，樂已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  
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邑者  
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  
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  
之所至者不同。

按克已字見論語，行法字見孟子。克已復禮，行法俟命，皆有工夫。  
故爲賢。若聖則樂乎已而可爲人法，其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分  
差分別也。論語云：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邑，其次辟言。

依乎中庸，引中庸以言盡避一世也。不懷居以害仁，用論語懷居  
及易安土敦仁之意，以言辟此就彼也。安土敦仁，懷居則不能敦  
仁，故害仁以其心係於私也。遠耻於將形者，意有不善，將形於色。  
而先去以遠耻，免害於禍辱者，言之不善，禍辱隨之。早去以免害。  
此在爲士者，或清或濁，或淹或速，之不同有然也。淹是久意。在  
賢者中，分清濁淹速。辟世辟地，清而速。辟邑，辟言，濁而淹。辟世  
辟地，聖人亦與賢者次者同。然聖人憂違樂行之意存於中，則與  
賢者辟世次辟地一意隱避者有異。首數句虛說引起辟世者  
以下至殊也。分賢者次者所辟不同，末辟世以下，又言聖人雖辟  
世辟地，迹類隱者，而心實不同也。憂樂於中，當照易文言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看。蓋從龍德而隱推出。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按將使數句。見孟子事君難進數句。見禮表記。張子以表記之言。證孟子之意。故言相表裏。言其相須互見也。孟子本以人君進賢言。與人臣事君不同。張子以為相表裏者。蓋只以進字相關合。在君進賢。不可使卑踰尊。戚在人臣事君。其位當有序。是相表裏。易進句只是反言。有序則不踰。亂則踰。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按此節語本孔子以弓馬喻士也。調謂制作妥當。服謂駕馭馴習。勁謂力大。良謂善走。弓不調而徒挽強。矢必亂發。馬不服而喜遠。騁行必泛駕。士以誠慤為本。智能為用。是德才兼備者。不慤而多能。以詭詐之心。逞狡悍之技。其克等於豺狼。何可近也。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按谷神不死。見老子。此言空谷之神妙。能象人之聲而應之。如一。此非以律呂之變相應。只是同聲相應而已。故下引卜筮為言。而以易同聲相應釋之。報應也。六律六呂之變。是作樂之事。卜

筮者叩以是言，則荅以是物。谷神感以是聲，則應以是聲。卽乾文言之同聲相應也。王弼易例畧云：命呂者律，陽唱陰和，律陽也。呂陰也。律以統呂，是命呂者乃律也。命呂者律，乃語聲之變。應上報以律呂之變，見谷之應聲，非如是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按此合中庸與易履象傳革九五爻辭之言，而推其義。行前定則不疚，卽易履帝位而不疚之實處。行前定則無疾病，自有光明不可掩，光明之甚如大人之虎變，又何疚之有哉。上由不疚看出光明，下卽光明挽到不疚。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按書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又，蔡傳從順也。又條理也。張子以從為人從，作又照為治看。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又云名之必可言也。張子謂言為人從，則能作又。所以然者，其名正則其言易知，而人易從。故聖人不患為政難，但患民之難以家喻戶曉耳。民若喻而從其言，為政又何難乎。此書所以云作又也。此與書傳解異，而又以名正為言從之實，是張子所見如此。

有德篇總旨：此篇襍紀無倫次，逐節立訓可耳。不緊要者甚多，其中德主天下之善言有教，困辱非憂，弓調而後求勁，數節則為格言，不可忽。

有德篇終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按先有司謂不侵細務，政先委任有司，此但云正之，是正其所司。大綱小紀訓飭一番而已。故未暇論其賢否，徐察其不賢者而去之。賢才而用之。有司司政之綱紀，非以有司為政之綱紀。正字承綱紀說。此與論語解異。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按此與論語註意不相悖。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人不附與天下歸反，勞與無為反。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按此引孔子告季康子之語，而推其義。朱註但謂子不貪欲，雖賞民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張子以為子所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必不竊。意曲而詞費，且非對魯卿之體。至於為政在足民，自是正論。民足則無欲，安肯竊所不欲之物，故可以無盜。張子意是如此。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按此將論語先勞無倦，滾作一團說。身倡先之也，不惜其勞，勞之

也。益之以不倦，無倦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按此明征討伐三字之義。首引孟子討伐二語，下言湯武諸侯只可謂伐，魯之可討，陳恒者以周制有討弑逆之例也。又引孟子征者二句，下言湯之十一征，或賜鈇鉞，或當時征討之名未定也。湯武之舉，名不正，謂之伐足矣。非因諸侯稱伐。孔子請討，討陳恒也。不可謂伐。周制鄰有弑逆，不請而討，是懸想之詞。王制

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湯若受鈇鉞之賜，則可言征。非然則以征討之名，至周始定。湯時未定，可言征也。然孟子又云征之爲言正也，則湯之興師，正列國之罪，亦可言征。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按此釋孟子國中二句之義，與前解無異，可參看。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按此釋論語道千乘節之義，畧敬事而信句可疑。如是指節用二句。孟子云徒法不能以自行，張子蓋以節用二句爲存諸心。

同於楊氏之說也。禮樂刑政亦制數。不過法而已。制數度出易節卦大象。凡制有數之多寡。故云數。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無察。不若小而察。**

按富貧大小以國言。治以紀綱無不立。人民無不安言。察以利害無不明。政事無不理言。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按表記云。報者天下之利也。又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陳氏謂報為交際往來。與下節報德報怨不同。張子固非交際往來之說。亦非兼言德怨。高註謂報德報功之典。

其說甚合。蓋下文云。率德而致。宜主報德也。率德而致。謂大率以德而致之。有德而善。蒙此典故。勸無德而不善。不蒙此典故。沮勸善。沮不善。有益於天下。故為天下之利。如是斯為治平之世矣。小人私於一己。恐其以不善而不獲報。利於不治。以圖朦混也。君子公天下之物。欲天下皆以善而蒙報。典利於治。勸沮分明也。有司篇總旨。此以有司名篇。不尚主有司。大約皆言在上之事。各為一節。不相聯貫。

有司篇終

上蒙神訓

卷之三



